

一曲凄美的歌谣

——读京剧文学本《良宵》

■ 孙天彪

发表于《剧作家》今年首期的现代京剧剧本《良宵》，是马国发根据自己的同名优秀话剧改编的。笔者曾在东北话剧节上观赏过话剧《良宵》的精彩演出，感动之余写下剧评《人生苦旅》，发表于《戏剧文学》。

中国戏曲有很大一部分是就地取材改编创作的。可以说改编是戏曲创作的重要途径，也是行之有效的艺术经验。改编是具有特殊规律的艺术创作。将话剧《良宵》与京剧《良宵》进行比较研究，从中探究戏曲改编创作的基本经验与规律，这对当今戏曲创作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和实践意义。有鉴于此，笔者写下这篇研究性的剧评。

《良宵》在改编过程中，较好解决了从话剧到京剧诸多方面的创作难题。京剧本《良宵》在原著的基础上，创造性地发挥京剧艺术特点，体现出浓郁的京剧艺术特色，同时升华了人物情感与性格，深化了原作的审美意蕴，并且创新了京剧表现手段。这个剧本为戏曲改编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启示。

《良宵》在改编创作方面，有以下几点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。

一是选择适合戏曲要求的题材

鲁迅说“选材要严，开掘要深”。歌德也再三强调，创作首先要选择好题材。这些经验之谈，对戏曲创作同样重要。因为艺术特征和表现手段不同，不同体裁的戏剧对题材有不同的要求。有的题材适合写话剧，有的适合写戏曲，有的适合写歌剧，有的适合写音乐剧，有的适合写舞剧。单就戏曲来看，不同剧种又有不同的题材要求。如京剧气势

宏大，故擅长表现帝王将相，英雄豪杰；评剧土香土色，故擅长表现平民百姓，家长里短；昆曲雍典雅，故擅长表现才子佳人，风流人物；越剧温婉凄美，故擅长表现悲剧性的小家碧玉、大家闺秀；黄梅戏题材要有江南风情，龙江剧题材要有黑土特色。如此等等。当然，戏剧体裁与题材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，实际情形要比这里概括得更复杂。但在创作实践上，二者必须相互适应。题材如果选错了，往往事倍功半，劳而无功。这是老到的剧作家的基本经验。

话剧《良宵》作为题材，是否适合改编为京剧，这是决定改编成败的首要问题。从题材上看，话剧《良宵》具有改编京剧的潜质。一是它人物和场景高度集中，十分简约。就三个人物，在一天当中，发生在一个家庭的故事。主线突出，头绪单一，能为唱做念舞留下广阔空间。二是有核心故事，有中心事件，便于以歌舞演故事。三是在情致上它有戏曲风韵，也就是有意境，很抒情，有“曲尽其情”的艺术空间。四是它的人物便于行当设置。

二是把握戏曲线性结构方式

戏曲编剧结构第一。其结构方式，是散点透视，线性结构，时空自由，高度简约。总体上秉持“以情为经，以事为纬”的结构美学。具体来说，即“始终无二事，贯穿只一人”，如“孤桐劲竹，直上无枝”。戏曲的这种结构方式，是由戏曲艺术“以歌舞演故事”的写意美学决定的。所以，一般来说，这种结构方式，只能活用而不能违背。

京剧本《良宵》，紧紧抓住三位老人交织在一起的情感流程，以此作为结构主线和

情节脉络，从关键之处解决了结构问题。由于情感流程真切感人，层次清晰，故历史背景及大小事件井然有序，一目了然。其结构不是无梁之屋，断线之珠，而是一块玉一颗菜，天衣无缝，行云流水。如剧中回忆场面的设计，戏曲一般是从头到尾顺叙故事，回忆和倒叙前事件，是戏曲较忌讳的，也是较难处理的，往往使节奏拖沓。而此剧对这些回忆场面的处理，首先是外化为直观的充满诗情画意的舞台画面；其次是将其天衣无缝地交织在人物当下的情感流程之中，故无断裂之痕，无拖沓之感，更无戏外戏之嫌。而且这些充满诗意与动感的回忆场景，增强了戏的艺术张力，丰富了舞台审美色彩。

三是突出戏曲的抒情性功能

戏曲与话剧的最大不同，就是以写意性为根本美学精神，以抒情性为艺术灵魂。戏曲是以程式化歌舞演绎传奇性故事的中国音乐剧，其艺术本质是藉故事以言情，歌舞乃极致的抒情语汇。戏曲认为情理即戏，突出情字；戏曲唱做念打，以唱为主，唱即抒情；戏曲剧本又称“剧诗”，诗歌者“情歌”也；好的戏曲唱词，情高意深；戏曲结构的底蕴，是“以情为经，以事为纬”。总之，戏曲艺术的灵魂是浓郁的抒情性。

京剧本《良宵》，强化了原剧的情感性和感染力。部分对话被转化为情深意高的唱词；一些内心活动被挖掘出来加以渲染，外化为抒情唱段。戏里多有令人怦然心动之处。戏的感情色彩丰富饱满，或凄凉，或苍凉，或哀婉，或悲壮，或感伤，或昂扬……

最难得的是《良宵》之抒情，真实、真诚、真切，而不是矫情，也不是煽情。戏曲作者大多知道写戏写情，但体现在作品里，要达到情真意切，情美如花，则鲜矣，难矣！

四是营造优美的舞台意境

意境是中华传统艺术的基本特征，是中华古典美学的标志性范畴，是艺术鉴赏与批评的首要标准。优秀戏曲首先优秀在有意境。意境美是戏曲艺术之大美。王国维说：“文学之事，其内足以摅己，而外足以感人者，意与境二者而已。上焉者意与境浑，其次或

以意胜，或以境胜，舍此二者，不足以言文学。文学之工不工，亦视其意境之有无或深浅。”他认为元杂剧与明清传奇的“最佳处”是有意境。所谓有意境，即“写情则沁人心脾，写景则在人耳目，述事则如其口出”。他着重从剧本谈意境。在戏曲舞台上，意境由歌舞表演与舞台美术一起呈现为诗情画意的舞台画面，以及画面以外的想象形象。总之，意境是戏曲艺术品位的象征。没有意境的戏曲不好看不耐看。戏曲艺术要追求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那样深邃优美的意境。

戏曲的抒情离不开意境。人物意象化，场面意境化，是戏曲的突出特点。故优秀戏曲，总是在刻画人物的同时创造意境，在创造意境的同时刻画人物。人物与意境情感化，情感与意境二位一体。戏曲的意境之美在于，它不仅情景交融，虚实相生，而且创造出象外之象，蕴含着弦外之音，留下了想象空间，使情致飘逸在实体画面与想象画面之间，具有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审美情致。戏曲鉴赏家金圣叹对意境之妙作了绝妙的阐发：“境字与景字不同，景字动，境字静，景字在浅人面前，境字在深人眼底。”如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，作为“景”是一幅具象的优美的画；作为“境”则超出画面，令人想象“春”的神韵。这就是意境的美妙之处。

《良宵》是颇有意境的。如第一段戏一开场，“景”是瑞雪、鞭炮、红灯笼、春联等，而“境”中则浸透着浓浓的人生况味和年味儿。第二段恋人约会，新月当空，夜风轻拂，绿柳掩映，真个是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，意境优美。第三段戏一开场，钱克己“风雪夜归人”，旧地重游，意境苍凉。第五段戏，在孙宝成回忆中出现的热恋场面，以歌舞交融的形式，演绎出优美的舞台意境：“大雁飞过桃花烂漫，她唱歌我拉琴在村外小河边。柳枝插作香，河沙堆作案，我和她双双跪地对天盟誓言……”

五是开掘哲理性审美意蕴

“情理即戏”，戏要有“情”，还要有“理”，要寓理于情，情理并茂。意蕴的深浅或新旧，对现代戏曲来说至关重要。戏曲

要满足现代观众新的审美要求，一方面要在风格样式上大力创新；另一方面必顺在意蕴上深入开掘，写出新意。

深入开掘，要深在哪里呢？一言以蔽之，要深在“生命感悟”或“终极关怀”上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深在哲理性上。不能停留在庸俗社会学层面上。

《良宵》从一个看似并不重大的平常生活的人生故事中，开掘出了关乎生命感悟或终极关怀的深刻主题。正如剧中的书呆子钱克己所感叹的：

人生苦短，苦不短，
明月常圆，常不圆。
世事难料聚和散，
时运无奈悲与欢。

为什么人世间充满了苦难，
为什么好事难成好梦总难圆。
难道说，生活之树要靠不幸来浇灌？
难道说，人的灵魂要靠磨难洗净擦干？
人生如萤空中悬，
明灭存亡倏忽间。
生者碌碌多愁怨，
逝者翩翩少忧烦。

心中的爱人不弃不散，
心中的爱人有不变的容颜。
滚滚红尘茫茫人海喧嚣纷乱，
有爱人在心中相伴清静甘甜。
又如赵素贞唱：

儿女情如泉水，四季流淌，
父母恩比天高，日月同光。
男子汉，治国齐家，襟怀荡荡，
切不能啊，有了媳妇忘了爹娘。

再如全剧最后画龙点睛、戏眼一般的一段唱：

孙宝成：举红灯，踏瑞雪，心胸豪放；
钱克己：朔风清，寒气爽，步履铿锵。
赵素贞：看淡了，人世间，悲欢聚散，
情无悔，义无价，真爱无疆！
三人合：情无悔，义无价，真爱无疆！

《良宵》在意蕴上深刻的哲理性，不单

是诉诸以上唱词片断，而是从作品整体架构，即深层结构中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的。这个深层结构即人物性格，人物情感，人物命运，人物关系。也就是说这种深刻的哲理性，不是说出来的，而是从情节和场面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。

这些融于剧情，发自肺腑，而不是言不由衷硬贴上去的唱词，仔细咀嚼，耐人寻味。这些唱无不指涉对生命的感悟，无不归依于对人生的终极关怀。这些唱作为内心情感，深切饱满；作出人生哲理，达深致远。

六是追求时代感与现代性

那么在意蕴上写出新意，又新在哪里呢？一句话：要有现代性的时代感。所谓时代感，就是作品的意蕴，与当代的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，有一种内在的血肉关联，无形中与之遥相呼应，对当代生活构成潜在的诠释，剧作是解读当代人生的一个文本。戏剧必须适应当代观众的审美期待，能引起他们的共鸣。所以意蕴的时代感与现代性非常重要。

《良宵》从唱词及全剧深层结构中体现的哲理性意蕴，不能不引发当代人对生命的感悟。如“真情”、“大义”，“苦难”、“真爱”、“看淡”、“父母恩”、“心中的爱人”、“悲欢聚散”、“襟怀荡荡”、“治国齐家”，这些人生情怀具有恒久的普遍意义。《良宵》演绎的这一段“情史”过去了，但“情史”中的“情”与“理”是永恒的，今人与后人依然要面对，要观照。

而且，《良宵》的故事和意蕴，会让人自然而然联想到当代一些生活现象：如金钱至上，薄情寡义；见利忘义，不讲诚信；“心中的爱人”黯然失色；“真正的爱情”渐行渐远；有真爱的婚姻凤毛麟角，婚恋日益市场化；自私自利，不孝敬父母；急功近利，鼠目寸光，心胸狭窄，胸无大志；古道热肠日渐式微；“心胸豪放”已成“非遗”。情薄如纸，道德滑坡，信仰危机，人格萎缩……

《良宵》像一曲凄美的歌谣，感动着我们，也像一位远山丽人驻足山头，大声呼唤着什么……

责任编辑 姜艺芝